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接著是拳風呼呼，掌聲霍霍，大概是那兩人動上了手，片刻之後，又是一聲悶響，好像是掌擊在人身上的聲音，然後是男童的驚叫聲，一條人影向下墜去，金蒲孤見底下是錯亂亂石，那人掉下去一定會粉身碎骨……

再也忍不住了，飛身而出，直向那人影撲去，原是想將那人接住，不讓他掉下去，誰知他的手抓住那人的衣服後，心中不覺一怔，因為他手中的人輕若無物，根本不像是一個人的重量！

等他將手中的人翻過來一看，卻更為吃驚，因為那人根本就是一個皮製的假人，而且頭上卻發出一陣銀鈴似的笑聲，探出一個少女的半身，朝他看了一眼，又縮了回去。

金蒲孤弄得莫名其妙，祇聽得上面又有一個蒼老的聲音喝道：

「何方鼠輩，居然敢擅入禁地，還不快上來領死！」

南海漁人驚道：「這是崇明散人的聲音……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，突然幾個急步，直向山頭躍去，南海漁人正想喝止已是不及，但見他躍到山頭，崖上劈出一圈銀光，跟著是一聲斷喝：「滾下去！」

銀光過去，金蒲孤頓時被砍做兩截，飛墮山下，南海漁人大驚失色，忽見崖下人影

一翻，又是一個金蒲孤向山上撲去，他才明白先前被砍為兩截的正是金蒲孤接在手中的皮製假人。

因為他與山頭之間還隔著一片山石，一時看不清楚，倒白耽了一陣子心，由於金蒲孤上去了，他也毫不考慮地跟著槍上去，到了崖上，不禁呆住了！

金蒲孤與一個綠衣少女對面而立，既不見崇明散人，也看不見那個與她吵嘴的男童，照上面發聲的口音來看，至少應該有三個人才對，其他二人又到那兒去了呢？

征了片刻，金蒲孤已含怒發話了！他的聲音中充分地表示了心中的怒氣：「剛才那暗中傷人的老匹夫躲到那兒去了？」

少女淡淡地望他一眼，卻並未作答。

金蒲孤忍不住又叫道：「我問你的話聽見沒有？」

少女眨眨眼睛，依然不理睬他。

金蒲孤更為憤怒，冷笑一聲道：「你以為不開口，我就找不到那老匹夫了嗎？」

說著掠過那少女的身邊，想向山後走去，那少女才一伸胳膊攔住他道：

「喂！你要上那兒去？」

金蒲孤怒叫道：「找剛才暗算我的老匹夫算帳！」

少女微笑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是誰暗算你的呢？」

金蒲孤怒道：「我聽見他的聲音……」

少女仍是笑著道：「光憑聲音就能決定是誰了嗎？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，目光移向南海漁人。南海漁人連忙道：

「老朽曾經與崇明散人會過一面，剛才講話的確是他的口音，而且剛才暗算你的武器，也很像是他的『修羅刀』！」

那少女一笑道：

「我爺爺正在水晶宮中與幾個女子在對奕，那有精神來找你們的麻煩，而且我爺爺要是出手的話，此刻你早已身首異處了。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道：「那剛才誰暗算我的？」

少女笑笑道：「那祇能算是開玩笑，我真心暗算你的話，絕不會容你登上峰頂了！」

金蒲孤詫然地道：「剛才你是……」

少女一笑道：「不錯！」

金蒲孤搖頭表示不信，少女好像生氣了，素手輕揮，袖中探出一圈白光，金蒲孤驟覺寒氣泛體，連忙退後一步，地上發出叮噠兩聲脆響，那是他頭上束髮的金圈被寒光掠過，砍為兩半墜了下來！

少女這才得意地笑道：「現在你該相信了吧！雖然你很聰明，先用假人試探了一下，可是我若繼續施為，你此刻那有命在……」

金蒲孤由於束髮的金環已斷，頭髮披了下來，再加上震驚與慚愧，神情顯得特別狼狽，連話都說不出來了！

(九十七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「智子強忍住淚水，可是眼眶中仍閃著盈盈淚光，聲音也有些顫抖。」

「智子小姐！」

「到時候，萬代一定會來接小姐的。」

她哽咽地說著。

失去大道寺欣造的萬代一點兒也沒有露出方寸大亂的樣子。

這二十年來，她雖然實際上一直是大道寺欣造的妻子、文彥的母親，可是卻始終沒有得到應有的名分；即使大道寺欣造死後，她也極力避免讓旁人看出她逾越主僕間應有的情感。

智子當然可以體會出她的良苦用心。

「萬代，我會照顧自己的，你也要多多保重。」

「謝謝。」

「我會盡快去東京的，伊波先生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萬代和文彥就拜託你了。」

「我知道，這一點你不用擔心。」

萬代一行人離開月琴島之後，偌大的大道寺家除了傭人之外，就祇剩下智子和金田一耕助了。

為了陪伴寂寞的智子，金田一耕助暫時打消了離去的念頭。

自從那件慘案發生以來，智子和金田一耕助從未再提起過，智子也再沒問過什麼。

不僅是對智子，金田一耕助對任何人都再沒有提起這件事。

就連等警力警官問他，他也祇是淡淡地說了一句。

「警官，一切如你所見所聞，其他的我就知道了。」

他對新聞記者更不多說什麼。

當他看到報紙上刊登著「罕見的殺人女魔」、「暗戀母女兩代的家庭教師」等字眼時，也祇是暗自歎息，祇有當他讀到大道寺欣造被家庭教師謀殺的報導時，才會露出一絲嘲諷的微笑。

文彥他們離開的那個晚上，金田一耕助和智子兩個人冷冷清清地坐在餐桌前吃晚飯。

席間，金田一耕助突然像想起什麼似地問智子：「對了，智子小姐，你會毛線編織嗎？」

由於這個問題實在有些突然，智子不禁吃驚地抬起頭。

「會啊！」

她專注地看著金田一耕助。

「你看著編織符號就能編織嗎？」

「是的。別忘了，我可是神尾老師的學生啊！」

「好，那麼請你按照這些符號織一下吧！不需要織成什麼東西，祇要照這些符號織出來就行。」

金田一耕助從筆記本裡取出十四五張畫在方格紙上的編織符號。

智子見狀，臉上的表情突然複雜起來。

「金田一先生，你是從哪裡得到這些東西的？」

「這不重要，祇希望你編織一下。」

智子面無血色地盯著金田一耕助看，不久才咬著嘴唇說道：「我知道了，要我把它們全部編織出來嗎？」

● 橫溝正史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想了一會，道：「也罷！不如帶了這幅詩箋，前去稟知爹爹，商議如何辦法，或有挽回，亦未可知。」

想定主意，拿了詩箋，站起身來，出了書房，來到後堂。見父母俱坐在那裡閒話，向前打了一躬，請過父母的安，一旁坐定，便尊聲：「爹娘呀！寶珠妹妹竟不曾死呢！」

宣翁夫婦同吃一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！今在書裡？」

宣翁道：「這事，將詩呈上。」宣翁接過一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寶珠不死，現在書房。」

夫人聽說，也歡喜起來，甚是感激涕零，便叫聲：「老爺！既是寶珠尚在書房，老爺不比何老為人。老爺，何不代癡兒成就這段婚姻，也不枉癡兒一番思慕寶珠之意。」

宣翁搖頭道：「這事很大費週折呢。」

夫人道：「婚姻美意，有何週折？」

宣翁道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祇因癡兒堅守寶珠，誓不再娶，他不知裴年兄了何老說媒，詭說是他女兒，豈料即是寶珠，遂不允這頭親事。」

裴翁又當面許癡兒的婚姻，癡兒不知就裡，又寫下絕據與他，再不悔悔，前去求他。裴年兄本是一團美意，我父子反拒絕於他，豈不惱我父子麼！今日水落石出，就是寶珠在他家，有何意思再去求他？」

公子聽了乃尊一番言語，好似一瓢冷水澆在頭頂上，心中一苦，珠淚雙垂。夫人見兒子這般光景，又是疼心重，怕他再想出病來，叫聲：「老爺！你雖這麼說，到底還代癡兒想個法，成全他一段癡想。」

宣翁也見公子一旁墮淚，心中有些不忍，便道：「夫人放心。苦我老臉不著，待我親去向裴年兄求親，且看癡兒緣法如何。」

夫人點頭道：「老爺親自出馬，事再無不成的。」

宣翁笑道：「且莫要拿穩了。」

夫人道：「事不宜遲，且屈老爺今日就走去一遭。」

宣翁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寶珠不死，夫人可暗差一個的當人送信與何姨，使他放心，切不可走漏風聲與癡老同秀林賤婢知道。」

(四十六)

招魂

倪匡

揭示了新舊哲學的區別，指出：「哲學家們祇是用不，良辰美景雖然有黑暗中視物的本領，但也無法看到他的臉面，祇看到他伸手在自己的臉上一抹，用悶雷也似得聲音，大聲喝問了一句話。」

那句話，沒頭沒腦，又是在這樣的情形下，她們根本不會聽得明白。可是，那人所用的語言1843年底至1844年1月。1844年2月發表。編入《馬克思》，卻是良辰美景再也熟悉不過的一種陝西方言。那是她們一學會說話就在使用的母語。所以她們一下子就聽懂了，那人在喝問的是：「有什麼緊急軍情？」

剎那之間，她們又是吃驚，又是惱怒，心中想到的更祇是一定已經跌進了一個惡作劇的陷阱中去了——這種陝西土腔，決不是半途出家的人所能學得會年中華書局出版校勘本。一定是土生土長的人才會說，而那人突然出現，自然是特意找來，開她的玩笑的。

她們一心以為如此，所以也沒有去細想一下，那人喝問的那句話是如何沒有來由，兩人齊聲怒道：「沒什麼軍情，祇是有人要砍你腦袋。」

良辰美景說的話，也不是很現代，那自然和他們成長的環境有關。她們也自然而然，用上了那種陝西土腔。

（卻想不到這一來，真正合了上「陰錯陽差」這句話，到後來才明白。）

那人一聽，身子陡挺了一挺，想來是急於想起來，可是他下半身還在抽屜中，一時間出不來，反倒把抽屜碰得砰砰亂響，那人的氣力相當大，也撞得櫃子亂晃。

這種情形，本來極其詭異。良辰美景雖然膽大，但畢竟是少女，也應該感到害怕，可是她人一心認定是遭到了戲弄，生氣還生不過來，也就自然忘了害怕。兩人都已決定，要給那人吃點苦頭再說，所以她們鼓著腮，雙手又著腰，等候適當的時機來發作。

奇怪的是，那人坐著，看來身形也很高大，看他離開抽屜時的動作，氣力也極大，可是他掙扎了一會，除了發出一陣聲響之外，他竟未能離開抽屜。而也放棄了掙扎，一面發出了一陣震耳欲聾笑聲，一面用手用力拍打著自己的頭：

「要砍我腦袋的人太多了，有本事的，祇管來砍。」

他一面說，一面扭過上半身，循聲向良辰美景看來。兩個直到這時，才和他正面相對，一照面之下，良辰美景也不禁有點吃驚。

她們雖然能適應黑暗的環境，但是在黑暗中看東西，當然沒有光天化日之下看得清楚，人的相貌，她們還是看不很清楚。而今得她們吃驚的，是那人有一種神威凜凜的氣勢和神態，都十分難以捉摸，有時，甚至不必看到，都可以感覺得出來。

良辰美景當時心中就想：這個人有那樣的氣勢，也會給人利用來捉弄自己，當真是怪事。這樣的氣勢的人，一般來說，決不會是普通人，一定是大人物。這一點，自那大漢一雙在黑暗之中看來，也炯炯有神的眼睛中，更可以得到證明。

(二十一)



「廢話，你當然不是人，你是狼，而且還是隻大色狼！」

歐嘉芝緊緊拉住棉被蓋在上身，該死！她小可愛裡沒穿內衣。

如果對方突然狼性大發，她要往哪裡逃啊？

她可沒興趣當著左鄰右舍的面演出春宮秀啊！

「是你帶我回來的，你忘了嗎？」她好笑的反應讓他覺得有趣，如果他真要對她怎樣，早在她睡得香濃時就下手了。

祇是她熟睡的樣子純真得像天使，恐怕也沒人捨得染指吧。

「怎麼可能？我今天第一次見到你耶！」拜託，他扯這什麼爛鬼話，別以為帥哥說謊就容易過關。

「我有證據。」雖然這個證據有點靈異，但為了證明自己的清白，他也不得不亮出來了。

「你等等。」

歐嘉芝看著他從工作室裡把她的筆記型電腦搬到她面前。

螢幕面向他自己，背對她，歐嘉芝看他用滑鼠點了點檔案，檔案被成功的開啓。

「你看。」他把螢幕轉向她。

「一張照片？」

她用懷疑的眼神瞪著他。還以為是什麼咧，原來是那張她在Pasadena紅瓦屋前的自拍照。

她懷疑的眼神，對他偉大的男性自尊而言是種蔑視。

「你看清楚一點，你在這裡……」

他伸出食指，指著照片裡的她，接著，手指滑向她身後那棟紅瓦屋的門口處，那裡有團小小的白霧，不仔細看，不容易發現。

「而我，就在這裡。」

充滿男性魅力的臉上，出現得意的笑容。

歐嘉芝眨眨水汪汪的美目，定睛地往他指的地方看去，果然，那裡有團小小的

人形白霧。

看起來，輪廓還真的跟他有點像。

不不不，這世界不可能有人以外的生物存在！

「你跟它祇是像而已，根本不能證明什麼！」

他還在死鴨子嘴硬。

他的眉間多了幾層皺褶。

「唉！如果你真的那麼鐵齒，那就不能怪我使出撒手鐮嚇到你了。好好看著吧，錯過這次，以後就不表演了。」

話才說完，歐嘉芝便看到他慢慢地慢慢地——腳離開了地面，飄了起來……

「……」她倒抽一口氣，屁股往後挪動了好幾寸，手中的棉被快被她掐爛了。

這世界上會飛的東西，除了身上有長翅膀的，再加上飛機，剩下來的……就祇有鬼了！

難怪，他說他不是人！

套一句金田一說的話——一切謎底都解開了。

「那、那、那你是鬼嗎？」媽呀，她好想哭啊，遇到鬼跟遇到色狼，她還情願遇到色狼呢！

「我不知道，我記得的事情不多。」

許多模糊的影像在腦中飛來飛去，但就是無法拼湊成一塊。

一用力想，他的頭就痛，但他總覺得真正的自己還活在這世界的某個角落，正等著他回去。

如果他是鬼，沒道理不記得自己是誰，尤其，他還會說國語呢！（六）

天使花嫁

陶樂

神機妙算張太乙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圖解 經驗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請上網：slcj.us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